

强弱有度，维持着一种理性的平衡，避开事物的两个极端，生命的灯塔才会长久地光耀。

在传统的观念里，蛇，总是与无情和狠毒联系在一起。小时候，大人们就将这种传统的观念色彩涂抹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，时间一长，这种色调很难褪去。

“见蛇不打三分罪”是那时我们头脑中固守的观念。记得上小学时，只要一见到这家伙，大家都会想尽一切办法，穷追猛打将其置于死地。打死，要么拿去吓唬女孩，得到一点虚荣的满足；要么拿到众人中去炫耀，当然也会得到几声廉价的赞扬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慢慢发现这种观念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。

其实，蛇是一种十分神奇而有趣的爬行动物。科学家研究表明，蛇自白垩纪时代就已活跃在地球上，距今有1.3亿年，与它同时代的恐龙早已作古，还有一些当初初存在的动物，都成了博物馆里失去了灵性的一具具冰冷的化石。

蛇，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爬行动物，无腿，无翅膀。面对周围一只只强悍的食肉动物，它的存在，实在找不出任何值得炫耀的优点，似乎灭绝的应该是蛇。然而，结果出人意料，当古猿从爬行慢慢地离开地面，直立行走进化成人时，蛇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抛弃了脚，以最低的姿态匍匐于大地。在自然的进化过程中，它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。不管大自然如何变化，蛇，终于奇迹般地

将自己种族的“香火”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了今日。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，这就是适者生存。

与其它动物相比，蛇有许多独特之处，比如：冬眠的它，最长半年不进食，也不会饿死，这让很多动物都望尘莫及，对哺乳类动物而言，更是无法想象。漫长的岁月，将蛇演化得如此尽善尽美，这的确是大自然的神奇之作。它没有脚，却可“行走”如飞；视力差，却能在夜间捕食；没有食肉动物的尖牙利爪，却能杀死无数比它大的猎物。

捕捉猎物，蛇有几大秘笈：一是攻击速度快，出击时仅有二十五分之一秒，很多动物都难逃厄运；二是浑身上下都是肌肉，据动物学家说，人只有5条肌肉，而它却有100多条。森林中的任何一种动物，只要被它缠上，就意为着末日的来临。最让人瞠目结舌的，是蛇吞食猎物时，嘴张开的弧度可达180度，头部的骨骼还可上下、左右移动，能将比自己头大三倍的猎物活活吞下，在动物界，是十分罕见的。造物主将许多特殊的本领集于它一身，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大杰作。

与恐龙相比，蛇实在没有值得可炫耀的地方，然而，大自然上亿年的变迁，非但没有将它从残酷的动物世界中消失，反而使它进化得更加神奇和完美，因为它积极地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。

生命过于弱小，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，早早地死亡；过分强大，谁都不是你对手，人人对你退避三舍，你就成了众矢之的，强盛就已走到了尽头，也许这就是你衰败和灭亡的开始。强弱有度，维持着一种理性的平衡，避开事物的两个极端，生命的灯塔才会长久地光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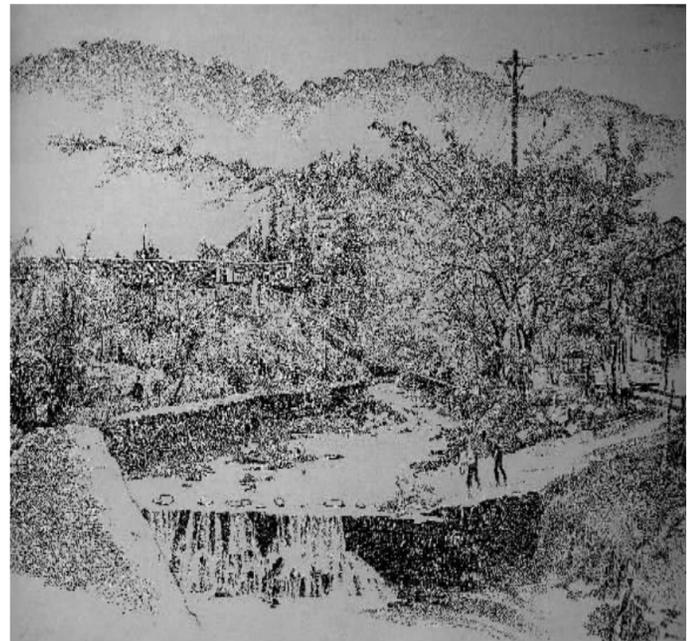
## 幸福真味

当幸福以一种信仰的追逐具象为心灵奔涌的激流，幸福就显得真切、生动可感了；当幸福自上而下矗立成民生理念的碑铭，幸福就更致密、温暖和通透了；当幸福抵达为一种客观承载的真实，形成一种企盼和希冀，幸福就触手可及、近在咫尺了。

倘若给幸福创设一种背景，我自然想到炊烟、田园、小溪这些温情、恬静、纯净的意象。恰如母亲站在黄昏的院坝上呼唤你沾满泥土的乳名，跳跃的云雀用歌声嘹亮一串串生命激扬的欢腾，饱含雨露的迎春花在阳光的追逐中灿然绽放。因为幸福是深植灵魂郁结的情绪，她以简约、朴素、敦厚的标签落足心耕耕耘的土壤，然后幽幽地开出狗尾巴花来。即便在平淡无奇的时空间隙，秋风中飞舞的叶片都会成为百度幸福的理由。或如夜来香在冷寂中豁然开启的瞬息，那些点滴露水的晶莹，律动飘散的馨香，应和掠过稻田轻柔的晚风以及蛙叫蝉鸣的合奏，荡涤心扉。求证幸福的真谛，她应是一种感恩和牵怀，饱满和富足，铭记和珍惜。当幸福绚丽的羽翼扇动得你心驰神往、浮想联翩，幸福的真味就会弥漫得你满眼活色生香，顾盼生辉。

幸福不是矗立在云端的高处，小小的幸福才是稳稳的幸福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犹如雨中豁然开放的伞，孤独突然莅临的问候，冬夜燃烧的炉火或是一杯清茶；抑或一个泛着春水

李雪梅



《铁山脚下是故乡》 钢笔画 李明和 作

# 牟家大院的400年影像

古老的牟家大院，如今变成了几根木炭，黑黢黢的，横七竖八，杂乱地堆放在其中一处院落的遗址上。这是人们冒着生命危险，奋力抢救下来的关于大院唯一的记忆。那些在大火中变成灰烬的影像，只能从人们脑海中去搜寻了。

通川区东岳牟家大院有着400多年厚重的历史，大片竹林掩映下的院落一字排开，背靠凤凰山尾，前有小溪流，朴拙，清幽。这20多间农舍，木头架子木头墙，木头椽子木头梁，脚踏石板头顶青瓦，是典型的川东民居，牟姓一族在此世代相传香火不息。大院儿经过漫长的风吹日晒，雨淋霜冻，在修葺的过程中可能找不到那么合适的板材，有的墙面儿是用篾条编的，再用白石灰粉过，便于古朴中多了一份秀气。白墙青瓦，气韵典雅，像青衣白袍的书生，在山中苦读。

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蜀中多竹，几乎家家屋后都有一片竹林，这样看来，川人是风雅的，其实也不全是为了耐腐风雅，竹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成年的竹子砍下来，剖开，劈成手指宽的条，剔掉节，再根据需要用篾刀分层，手艺好的篾匠可以分到三四层。上边的青篾最有韧性，也最锋利，一般配合第一层黄篾编席子、菜篮、筛子、背

罗红梅

## 路过麦地

确切地说，我现在所路过的这片土地，十多年前才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麦地。那时，在这片土地上，麦苗青翠欲滴，麦浪此起彼伏，麦穗饱满，麦香芬芳扑鼻。十余户人家在这片土地上耕耘，收获。那时的这片土地，就像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，浑身充满着蓬勃勃勃的生命力，潇洒而阳光。而此时，这片曾经苍翠的麦地，早已失去了她当年的绿色和金色，杂草丛生，荆棘遍地，就像一个垂垂老者，匍匐在寒风肆虐的山梁上，回忆着她曾经的青春岁月……

记忆中，每到深秋时节，我年迈的爷爷奶奶，总会扛上锄头，边走边招呼着院里院外的大伯大婶们：走，去挖地，点麦子。那时的阳光总是很好，金黄色，照在秋日的田野上，像一幅金色的画。我就坐在一根锄把上，看爷爷奶奶还有大伯大婶们，挥舞着锄头，挖着浸透阳光的土壤。那些翻新的泥土，有着一层湿润的温润，土壤淡淡的清香，弥漫在秋日午后的上空，然后，再游丝般沁进每个人的心田。

很快，地挖好了，他们还得再一

刘德刚

篾、簸箕等用具，越是靠近竹心的黄篾越没什么用处，只能编些粗糙的撮箕、簸箕什么的，或者直接当柴火烧掉，当然，万万不能忽略的是它曾作为人厕必须品为人类做出的贡献。

多年来，川东民居都是前面住人后面养牲口，院子里少不了应时的农具。风车车干净了麦子谷子油菜籽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季丰收；犁耙带着耕地后的疲惫，顶着一身尘土，在屋檐下小憩；锄头藏在墙角，镰刀挂在墙上，蓑衣斗笠则在那里站成个人形，迷惑着岁月。猪牛圈的后面是粪坑，旁边摆着扁担粪桶，方便直接从里面舀取农家肥灌溉庄稼。那里也顺带成为一家大小解决拉撒的地方，石头缝儿里一定有把篾片，黄篾的，免得割人，在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时期，代替厕纸。小时顽皮，看哪位不顺眼，就趁他蹲茅坑的当口，瞄着准头儿丢几块石头进去，在欣赏完那人手忙脚乱的表演过后，再大笑跑开。

就这样，靠着山水的恩泽自然的赐予，400多年过去了，那天深夜的一场大火，把牟家大院连着天一起烧得通红透亮。为了守住祖先传下来的家业，牟氏一族在家的人拼死扑救，可终归敌不过火魔无情，那些浸透岁月沧桑装满人间温情的屋舍，那些木头柱子木头椽子，逐渐显现出骨架，在烈焰的舔舐中，一点一点，倒下去了。数百年来，生在这里生，死在这里死的魂灵，随那滚滚浓烟飘走了。

我来得太晚了，只看到幸存一角的两处瓦房，孤零零的，左右站着，遥遥望着。它们的墙角屋顶，都有着浓

烟熏烤过的痕迹，似乎在诉说着那场深刻的伤痛，也似在表达对湮灭了的老屋深切的怀念。后面，地势稍高点的地方，尚有两三间历经风霜的老房子，沐风栉雨，端端地，立在山腰，守在牟家儿女的心里。两块长长的青石板，架起一座小桥，几株黄得镶了边儿的银杏，叶落纷纷，轻轻飘洒。石板路上，奔跑着一群白鸭，大黄狗懒洋洋地摇着尾巴。农人们在初冬的日头里，悠然地种着土豆油菜，收着红薯萝卜。除了那堆黑黢黢的木炭，仿佛已经没有人，再去提及那场大火，人们只是说，这里，曾经有着多么富足安宁的生活。

被大火烧掉房屋的，一些人搬到了场镇上，一些人投靠了亲友，一些人就近住进了邻居家。邻居，也是牟家后代，原来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就连这里的猫猫狗狗，也是一家人。

院子里的一只小狗，灰褐的毛发黑黑的嘴，主人唤着“乌嘴”的，在太阳底下舒服地睡着，不时伸个懒腰，翻个小身，间或刨刨小蹄子，我们的心都快被它萌化了。许是太多过度关注的目光让它睡得不那么踏实，也许是感到饿了，反正它再也不瞌睡了，爬起来径直来到一只大狗的身下，吃奶。我们只觉温馨，不料主人却说，大狗并不是它的妈妈，有奶水是因为的确生产了，它自己的宝宝都死掉了；不只是“乌嘴”，还有一只小猫，也在吃着它的奶慢慢长大呢。

在这片自然灵性的土地上，有着无法摧毁的强大力量，这里的一切生命体，都有着乐观豁达的心性和相扶相携相濡以沫的情感。延续四百多年的牟家大院，院没了，家还在。

刘平

次将那些大块的泥土碎细，然后，就开始挖点麦子的“小土窝”。挖“小土窝”时，是最有趣的了，爷爷和奶奶并排站着，他们以相同的步幅向后退，手里，以相同的节奏挖着“小土窝”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很快，一长串的“小土窝”均匀而端正地在他们身前排列开来，像极了一排排的省略号。我想那时，我的爷爷奶奶，一定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，他们在大地铺开的这张稿纸上，写下了一行行最美最美的诗篇。

撒下种，施上肥，便开始了一种充满希望的等待。我的爷爷，常会边吸着旱烟，边绕着那大块大块的麦地走，眼里，满是幸福的笑意。“在发芽了”，“有手指那么深了”，他不时会将一些麦地的好消息，告诉给在初冬阳光下纳鞋底的奶奶。奶奶听后，眼里全是幸福的微笑。

开春后，麦苗开始疯长，它们在春日的阳光中你追我赶地生长着。前些天，还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就十来天光景，青青麦苗就铺满了整个山梁，像极了一块一块的绿毯子。我的爷爷奶奶，还有大伯大婶们，要一

直看到这片绿色变成金黄，然后，再在五月的阳光中，收获着他们那沉甸甸的希望。

记忆中的这片土地，因了他们年复一年的劳作，是那样的生机盎然，是那样的活力无限。而此时，我正站在她的面前，这片土地，这片曾经的麦地，早已不是当年的“耕田”“挖地”“割麦”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“超市”“物管”“小区”等。看到他们因已融入这个城市而露出会心的微笑时，我不知道，在他们内心，是否真的没有对那片土地的一丝眷恋？那些洒在麦地里的欢声笑语，此时此刻在他们的心中，是否真的早已荡然无存？我真的不知道。

李雪梅

## 同桌

今天一个不认识的号码打来电话，说是我的老同学段兴荣。我一下子就懵了，完全没印象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小学同学，咱俩一班的。

我说，那就老树茶馆吧，那儿你熟啊，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常去的。小学的事情早就忘了，只记个大概，倒是考验下他到底是不是我同学。我把储藏室里的旧相片给翻了出来，里面有初中、高中、小学的毕业照。“一年级五班，找到了。”我把照片上的灰给擦了一下，依稀看见幼年的我。

老树茶馆只有本地人知道它，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代它就在了。现在还在，只是变了样。

看着坐在我对面的衣着光鲜的男人，忽然想起我是来见同学的。我记忆中的兴荣早已模糊到了无法看清的地步。他先说了声对不起，台词是随机的。

好久不见。这样的开场白有些不合时宜，尤其是两个男人之间用这种话。

他显然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狄牛你还是没有变。”

我被他这句话给逗笑了。“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短短的三个字却包含了太多太多。

他显然想听许多，而且做好了准备，他拿出一根烟来，看起来很高档。

“不怎么样，该干啥干啥，现在在念大学。”我用简洁的话来概述我平庸的生活，没有闪光点。中国的教育

张子牛

体制决定了当外国的小发明家们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时，我们只能在教室里反复咀嚼被前人嚼烂了的东西。成绩是用来体现你的消化功能的。

“我是在下学期的时候走的。”他平静地说，“我和爸爸、妈妈一起离开了生活六年的老家，去了很多地方。”他深沉地吐了口烟，“我们像是流浪者一样，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走。我们最艰苦的时候露宿过大街，做过烤羊肉串，被城管没收了以后，又去找别的工作做……”

“你的经历很适合写一本小说。”我说道，“你实在是比我们这些空耗十年钱粮却依旧无所事事，甚至大学毕业以后仍然无所事事的大学生强很多。我羡慕你，你把大好的时光用来发家致富了。”我真心说道。

“但是我一点也不快乐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“当别的小朋友在玩耍，在上课，在和家人一起看春晚的时候，我在和爸爸学习如何赚钱，我大学不识一个，却成了老板，手下有很多的博士、硕士。”

“这样不好吗？”我问。

这回兴荣沉默了。像兴荣这样的人，衣食无忧，确实比我们这些读死书的人活得有味。

“我后悔极了。”他说。

“当初爸爸妈妈让我选，是和她们一起走，还是留下来读书？我当时二话没说就选了第一个，现在我想选第二个。”

“可惜时间不能回头。”



编辑：蒲建国  
美编：廖晓梅

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 
dzbszhk@126.com 2889342-407